内江縣文史資料

（第10期）

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政协内江县委员会编

目　录

军事篇章

四川军阀割据二刘之战在内江
……《内江县军事志》编写组供稿　雷建章撰文（1）

所谓统一之战在内江及潘赶儿之死……官举贤（5）

川、滇军内江薄多岭战役……县《凌家乡乡志》编写组　钟茂先撰文（7）

陈家沟安仁寨团务记略……邓湖滨（8）

内江县民国时期驻军及知事（县长）一瞥……白马　宗承整理（10）

黄·埔·戎·行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伯礼烈士
……县党史资料征集组　王远成　刘宗承（13）

一个老兵的回忆与自述……艾国英（15）

陈宏谟经历简介……张盛富（18）

沈重宇的曲折一生……沈元嘉供稿　傅长楠整理（19）

谱牒选辑

《王氏族谱·遗文杂记》（五则）（王果、王琨 22）

《避难记》（一篇）（续增修《杨氏族谱》24）

·甜乡风物·　"广化寺碑"与"见龙桥坊"……曾杰（25）

·江城书画舫·　十、梅鹤年的书法、篆刻与绘画……笑楚（26）

·汉安诗词丛话·　十五、祝天锡的般若寺八景题诗……如然（27）

十六、张声节凌家场竹枝词杂咏……蒹先（29）

〔花萼琐记〕（六）　五庙六桥坳子口……洪庐（30）

图片：广化寺碑、见龙桥坊（三幅　曾杰摄　封二、封底）　般若寺天池、经楼（杨永富　摄封二）

梅鹤年书画（四幅　余盛钧供稿、余学宁摄　封三）　龙桥里《王氏族谱》书影（学宁摄　插页）

高伯礼烈士遗照（自贡市工会资料室供稿）（插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川军阀割据二刘之战在内江

《内江县军事志》编写组　供稿　雷建章　撰文

一、战乱前奏

距今五十年前，即公元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的凉秋八月，沱江水上传来了川东战鼓，内江城头战云密布，四川军阀国民军二十一军刘湘与二十四军刘文辉的战乱（即“二刘”之战），迅速拉开了序幕。军阀打仗，人民受害，老百姓真是惊恐万状，不得安宁。

这次战争是历次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抗日战争前夕所面临最后的一次。双方直接动员的兵力为：

刘湘统率约八十个团，共有十万之众，以重庆为基地，素怀独霸的野心，对四川虎视眈眈。四川讨贼军熊克武被其打跑，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吴佩孚委）杨子惠被其赶走，雄踞重庆，声威大振；

刘文辉拥有一百二十个团，约十二万之多，以成都为据点，为了打破平分的局面，囊括巴蜀的宏图大计，对刘湘大挖其墙角，大做其分化瓦解工作，大力扩张自己势力范围，“二刘”矛盾日趋激化。

刘文辉经过军官系联军“上东之战”的教训后，利用邓锡侯、田颂尧先后对李其相、罗泽洲部实行内外分化，结果将李罗势力大肆削弱，李罗怀恨在心与杨森联合一起，拥护刘湘。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陈鸿文、李其相互斗，刘文辉支持陈，刘湘支持李。这样一来双方的弦绷得更紧了。

一九二九年李（其相）、罗（泽洲）、杨（森）三部进攻资中、内江的“上东之战”。刘湘为形势所迫，不能不暂时让出川东各县给刘文辉驻防，到打败了三部之后，就马上要索还“荆州”，刘文辉不允，刘湘便恼羞成怒，所以于一九三一年，刘文辉在意大利所购的路易式机关枪一千二百挺被扣留。刘文辉为了缓和与刘湘之间的矛盾，亲到重庆与刘湘面晤，刘湘推说扣留武器是王陵基所为，王是我的老师，不听学生的话，把他没有办法。因此谈判无结果，刘文辉快快回成都。

一九三二年秋，刘升廷（刘湘的大叔，等于族长，为刘湘所敬重）到渝面晤刘湘，最后作恳切调处，毫无结果，因刘湘为击败刘文辉，早已处心积虑，蓄谋已久。虽经几度密商，刘湘均抱敷衍态度，因此大战酝酿激烈，战事一触即发。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其相，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急于造成川战，乘“二刘”矛盾尖锐之际，由罗派兵一连，在两军接壤的南充下游李渡场，向刘文辉部开枪，打了一小时，“二刘”之战的序幕便揭开了。

二、战火纷飞

李渡开火后，双方都在调兵遣将，战火纷飞，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刘湘早在“下东之战”，占据夔门咽喉要道后，就向外订购军火，运回武器。通过法商

吉利洋行，向法国购买大炮数十门；又通过吉利、美信、安利等洋行向法国、美国、英国购买飞机十二架；并在上海订造巴渝、长江、绥靖三艘兵舰；又将商轮改造装为“嵯峨”舰，组成“川江舰队”，扬威长江。随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

刘文辉为了拉垮刘湘，急欲购进外国军火，扩充武力，以二十万元的巨款，分别收买刘湘部下的范绍增，蓝文彬偷运军火。范得钱后向刘湘自首，蓝被丢监，刘文辉的打算落空，急沿成渝公路布防，随即集中资中、内江、泸州、永川等地的兵力，以张志和为第一路总指挥，冷寅东为第二路总指挥，夏仲实为第三路总指挥，分兵三路迎击刘湘。

一九三二年十月刘湘以号称“海、陆、空”三军进攻永川、泸州。硬打杨尚周，软拖田冠五，拉垮邓国璋，刘文辉江防前线瓦解。战后，刘文辉赶紧缩短防线，永川部退荣昌、隆昌，派张志芳旅加强富顺防务，战火延伸到内江。内江上空战云怒卷，全城中小学停课，乡村师范学校除少数男同学留校外，女同学都跑光了。

三、内江烟尘

“二刘”之战刚开始，刘文辉曾专电国民党政府，大意为“罗泽洲于十月二日首先进兵南充，轻启战端，而发纵指使，刘湘军长实不能辞其责，请予明令制止”。蒋介石虽曾一再电令，但各军以利益攸关，置若罔闻。刘湘乘刘文辉在成都与田颂尧巷战之际，遂率部进攻刘文辉，而占领泸州城。战火向内江推移，几天功夫，内江已处在风声鹤唳之中，谣言也一日数起。

对岸已闻枪声，风闻王缵绪前哨已在九岭冈出现。驻防城内的李玉书旅，派出王学渊团守黄荆坝，袁国瑞团守三元井，并沿沱江密布战壕，守兵到处乱放冷枪，俨然“草木皆兵”，其实是虚张声势，弄得老百姓日夜惶恐不安，每天关门闭户，藏在家中，听天由命罢了。

刘湘利用在外国购买的由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明为侦察，其实是到处造谣，制造恐怖气氛。老百姓初见飞机，十分惶恐，加之飞机上不时丢下传单，攻击刘文辉强征“国难捐”是四川罪人；不时丢下手榴弹，破坏财产，炸死炸伤人民，害得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刘文辉的部队也随之军心动摇。

十月十一日（阴历十一月八日）下午，刘湘部与刘文辉部对河抗拒，互用炮轰。刘湘部先以迫击炮向城内乱轰，刘文辉部的士兵多躲藏在战壕里，完全丧失了斗志，炮弹纷纷落在龙井沟、文英街、上南街一带。后又以开花炮轰，刘文辉部已处于瘫痪状态。吴家巷赖姓一家九口，被炮弹打中，登时死去七人；禹王宫阴家祠一女人正在洗娃娃，母亲被炮弹打中，脑壳开花，立即丧命；何家祠的何大娘、禹王宫裁缝铺杨金祥的三岁男孩当即被打死；杨金祥店内的裁缝师傅李成松年二十九岁，婚后不久，即被弹片打中左肩，伤势严重，无力就医，延至十月十五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死亡。其妻隆家英，当时二十六岁（现年七十五岁，尚健在）。李成松死后三个月，隆家英生一女孩（现年五十岁）。

战局越转紧张，城内的士绅听说对河先头部队是王泽浚部，团长是于渊（邦齐），认为前几年王泽浚驻内时，还有点交情，便在临河城墙上高高挑起几块白布横标，上面大楷恭书：“要求大炮不调城内，免伤百姓。”

富顺方面失守，内江军心动摇，王学渊团在黄荆坝抵挡不住。城内被东岸的迫击炮乱打，打得烟冒火起，白布横标不起作用。老百姓到处呼天叫地，炮弹所到之处屋倒人亡，死伤惨重。

十月十二日炮轰后，守三元井的袁国瑞团被迫退守马鞍山，后全团被击溃。双方相持数日，至十月二十一日（阳历十一月十八日）晨，王泽浚侦知内江城李玉书部即将逃走，速命于邦齐（于渊）组织敢死队偷渡沱江河。敢死队每人二十元奖赏，头上用黄荆杆、竹叶等伪装，手持大刀，赤身，徒涉，从小南门芝麻滩踩水过河，上岸后高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一时河街、大东门、小东门、文英街等地喊声震天，老百姓个个惊惶失措，无处藏身。好在李玉书部败兵跑得快，没有演成巷战惨祸，总算是内江的老百姓不幸中之大幸！于邦齐（于渊一九四九年被王陵基枪杀，系民盟中委，在"十二桥血案"中牺牲。）所部一进县衙门，就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更是出人意外。

内江渡河的惨痛战祸，后来被总结为"三个二十一"即二十一军，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一日（旧历十月）。

四、败军筹款

十月中旬王缵绪的儿子王泽浚旅的于渊部已进占东兴镇一带，控制了西林寺上下几处制高点时，李玉书一面隔河对抗，一面赶紧勒派捐款，准备放"起身炮"。征收局文局长抓到县商会各公会名单，"遗憾"的是各商号的老板都跑光了，只好采取非常手段，立即紧急行动，把各商号的管事、学徒、老小人等几十人统统关进衙门里，还把老管事李奉先吊起来，不搞出银元不撤手。

匹头、百布业的欧阳遇春和张问渠眼见躲不脱，只好硬着头皮代表全城五十几家商号，前往老鼓楼兵差事务所面会征收局长。文局长装模做样，做好做歹，讲定两帮共筹军饷一千六百元的硬银元，现洋交到，立即放人，否则就要"不客气"。一千多元并非少数，挨家动员，也只凑了一半，就再也筹不到银元了。眼见刘文辉军非败走不可，欧阳遇春一面看风色，一面假敷衍，拖时间，最后弄了些铜元去应付，磨到刘文辉军败退时，只交了一千元，勉强过关。

据罗公友的母亲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一月九日），罗成章（罗公友之父）时正在县商会工作，怀抱二十四军勒派款，正往征收局途中，适逢一迫击炮打来，弹落前面，险遭不测，惊魂略定，仍赶紧将款送往局内。刘文辉部正忙于逃跑，来不及点数，草草收款，随后就逃之夭夭。"

五、痛斥招安

本来在"二刘之战"前刘文辉的李玉书部退出内江城后，刘湘部唐式遵师的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长魏楷（辅臣，绰号魏跛子）曾在王缵绪驻防内江时，一度来内。他是从土匪招安来的（又叫招安粮子），在内时，老百姓深受其害，内江人拟了一幅长联含"招安军"之意，此"佳句"一出，全城老百姓口碑流传：

"招魂幡一绕：招来五路凶神，东一招，西一招，招烟、招赌、招棒客，未免招灾。炮子本无情，问汝曹肉烂尸分，招魂何处？

讨贼令三申：讨出四方恶鬼，南不讨，北不讨，讨柴、讨米、讨盐巴，令人讨厌。天公原有眼，愿当道女娼男盗，讨口下场！”

六、内江谯会

刘文辉将部队由宜宾、内江、资中一线撤至仁寿、乐山、简阳的时候，王缵绪师由安岳到内江，于十一月下旬占领内江。刘湘赶到内江，约集联军各将领在大西街中国银行内举行“内江会议”。刘湘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使战争早得胜利，我尽到我的力量了，不要以后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刘湘深知联军为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而此线本非“二刘”主力所在，不过互相牵制而已。刘湘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激励联军为争防地而努力作战。

在荣、威大战中，战局逐渐逆转而对二十四军有利，这时刘湘即派与刘文辉素有交情的杜少棠持刘湘亲笔信到眉山“向幺爸请和”。刘文辉以邓、田背信弃义，于接到刘湘第二封从家族情谊出发，不应“箕豆相煎”的来信后，即与刘湘停战议和，随即回击邓、田。

刘湘又利用刘文辉与邓、田在毗河久战不决的时候，动员全军进攻刘文辉。最后刘湘得手，称雄全川，后又得蒋介石中央政权的支持，于一九三五年任命他为四川省政府主席，迫使所有大小军阀取消了防区制，刘湘才取得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七、战祸巡礼

为了较真实地看出“二刘”之战在内江造成的战祸的惨重，下面摘录一篇历史报导，原题名为《战区视察的一般印象》（仅录内江部分）。此文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并加有编者按，作者金满城。

“编者按：‘刘湘、刘文辉的混战，开始于一九三二年八月，结束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是年（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时期，曾暂时停战。……金满城以重庆《新蜀报》记者的身份，在刚刚初度停战，即到隆昌、内江、荣县、井研等战区视察，写出此篇回忆。是一种散文随笔，但却句句都是惨酷的战祸资料。原文曾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的《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题名为《战区视察的一般印象》。’”（下为原文）

“三、椑木镇到内江

‘二十四军在河那面，二十一军在这面……’大家指着沱江内江段的河流向我们谈故事。于是说到搭浮桥，说到军人们估拆了几百家人的门板，说到大炮，说到误伤而死的老百姓，说到……。

‘真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凶的战火’，彼此不禁感慨。由椑木镇到内江的道上，行旅渐渐地多起来。大家都以这次大战作谈话的资料。洋车夫有一吐为快的心情，于是他们喘着气说：

‘哪时候我整天躲在家里，饿了三天不敢出门！’

‘出门怎么样呢？怕子弹么？’

‘不是怕子弹！出门就拉去当伕子去了！在我们隔壁住的×××还不是拉去了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谁晓得他是死是活！’

一路之上，谈论着，看着沿沱江两岸那些战垒，想起现时这么样一条阳关大道，当时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谓“统一之战”在内江及潘赶儿之死

官 举 贤

四川军阀在1924年“讨贼之役”之后，杨森到省以北洋政府四川督理“安民”，后由邓锡侯继任至1925年，赖心辉被委任四川省长。杨森的统一四川野心受到妨碍，当时杨森拥有十万之众，于1925年二月中旬发动了所谓“统一之战”。

赖心辉以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头衔盘踞简阳、资阳、资中、内江一带。四月中旬杨森以北洋政府督理四川军务令撤销赖心辉四川边防军，用强大兵力五日内打垮了第一混成旅魏泽民、第三混成旅彭光烈、骑兵团范士杰，重兵压境下赖心辉被迫沿东道撤退。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杨森分兵向资内之间的银山镇、史家街、驼背场（龚家乡）等地进攻，赖心辉部撤至椑木镇。

1925年五月孙中山逝世后黔军袁祖铭发出通电“武装调停川战”，刘湘推袁祖铭为川黔军联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在椑木镇、白马庙一带隔河防守、杨映奎团被杨森派黄毓成挖了墙脚，乘夜渡河，全团投向杨军；不久防守白马庙的甘泽霖和刘丹五，见杨势大即倒戈投杨。至此杨森军据有泸、合、隆、荣七十二县，拥兵十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刘湘鉴于杨森坐大，于已大为不利，支使李树勋以速成系作拉拢王兆奎的手段，密谈“合作打垮边防军”，骗得了杨森的第二军军长头衔，并在内江举行就职典礼。

王兆奎的第三师六旅旅长袁海清率部驻来宝桥，奉命追击赖军。时当五、六月亢阳天缺水，沿路边找粮边找水，作战如“讨口”，王兆奎部被刘文辉从隆昌遣“敢死队”追击，至

战争的危险区域，只有不值钱的兵躲在那三尺高的土堆下和对方用生命开玩笑，这种人类到底伟大还是渺小呢？

内江到了。虽然仍是在混乱中，但比较隆昌似乎好得多了。晚上，在一个不健全的客栈中，各界人士争来同我们秘密地谈着战前战后的痛苦。这些谈话的人虽然不是十足的老百姓，但他们因为到底不会代表官方，所以那种求我们安慰的精神，那种战时受创而今犹痛的表现，叫我们起了无限的同情之感。

这里，官方告诉我们说，老百姓并无伤亡，并无重大的损失。但由各方得来的材料，则是民众受流弹伤亡最少在三百人以上。在河街全家被大炮弹打死的也有。空气最紧张的是一星期内，城中居民欠缺的是水。因此那贪图重价的挑水夫，时时冒险到河下去挑水，这样每每给流弹打死了。因为隔河两岸满是战线上的部队，那有什么客气呢！

内江作战虽只有一星期，但战前后过兵、拉夫是延长两月之久的。而这时，正是以蔗糖为生的大部分居民的所谓‘起搞期’，眼见着那些糖蔗老了，空了心，为霜为雪侵蚀着，将来的糖定是最坏的成分，而给人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收集、编写此文时，曾得到黄世杰同志的大力协助，深表感谢！作者附志。

三溪镇便节节败退。李树勋却把袁海清旅全部拖走，杨森军全线崩溃，袁祖铭的川黔联军趁势于七月一日发起总攻，以响应唐继尧的建国联军北伐攻势。赖心辉退守永川，靠近刘文辉部。

正驻守荣昌、大足一带的邓锡侯部李其相于1924年升为第一师师长，部下招安队伍潘汉文(绰号“潘赶儿”)拦腰杀出，杨森全军溃散，王兆奎部败退内江，潘赶儿紧追不舍，直逼王兆奎残部向叙府方向逃窜。杨森“统一之战”告吹！赖心辉被刘湘、刘文辉、邓锡侯合谋扣留。

潘赶儿攻占内江后，即分委县知事官卫民，其余征收局、团练局等要缺也派亲信充任。李其相进入内江县城，眼见肥缺已被潘赶儿独占，心中十分恼火。师部驻上南街禹王宫，与潘赶儿部所驻之惠民宫遥遥相望，各怀鬼胎。

1925年八月初李其相发出请柬邀请潘赶儿和官卫民设宴禹王宫。官卫民为本县人，内中学生，认为“宴无好宴”，深恐其中有诈，但推脱不便，与潘汉文密商冒险赴宴，将惠民宫及大西街所部暗中部署以防不测。潘赶儿土匪出身，疑心最重，暗藏双枪，谨防暗算。准备停当后与官卫民大摇大摆地前往李其相师部赴宴。席间李其相对潘赶儿大灌迷汤，极力夸赞占领内江的前敌首功，还表示攻占资中将大力借重潘赶儿的雄才大略。对官卫民作为地方官，又是本地人，更要倚靠长才为桑梓尽力。宾主谈笑风生，绝口未谈人事安排。转眼宴罢送客，李其相亲送至师部门口。正当潘赶儿走到卫兵行列之间，官卫民还在向李其相作宦场敷衍拱手告辞的一刹那，只听卫兵队长高喊“立正”之际，乱枪齐发，潘赶儿来不及摸双枪已呜呼哀哉。官卫民急忙抱住李其相，出其不意李其相猝不及防，赶快制止卫兵停枪，命令将官卫民关押。李其相师部内的“戏”演完，师部外面西南二街却人声鼎沸，到处是兵，枪炮之声不绝，全城一片混乱。直到1925年8月5日李其相自委知事赵培臻代替短命县官官卫民之后，枪杀潘赶儿的闹剧才在资中争夺战火中收场。官卫民一直关押到1926年上半年终于开笼放雀，后来官卫民从遂宁获释，随杨森部援鄂，一度任秭归知县二十几天，去任前面访邑人公孙长子留诗曰：

“我更东来君更西，
白云无处任高低。
愿将热血酬知己，
不惜奔驰遍马蹄。”

▲官去任后曾流落湖北多年。（有关潘赶儿招安资料《龙门阵》1984年1期《招安军司令官》有载，本文述者官举贤系官卫民之弟。）



川、滇军内江薄多岭战役

县《凌家乡志》编写组　钟茂先撰文

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中旬，川、滇军在内江展开争夺战。九月十二日顾品珍曾请求川军停战，刘存厚置之不理。滇军旅长金汉鼎于败退时，打算在内江自贡之间的三多寨凭险扼守。寨长李梦麟以寨系王、李、颜三姓共有，应“严守中立”，不让滇军进寨，滇军只得在南墙下暂驻。川军熊克武第五师镇守重庆，刘存厚第二师、钟体道第三师进攻简阳、资阳，徐孝刚第一师刘湘旅已占隆昌，继续向内江逼进，二师、三师的陈经、李挽澜、张鹏舞三个旅由资中、安岳迫近内江。川军前锋由王兆奎率领，王兆奎又名王正均（速成生）系三多寨人，只身由北门入寨，强迫寨长开寨门欢迎川军。寨长李梦麟拒不奉命，王兆奎说：“寨墙有我王家一分，我在这一段内欢迎川军。”即从北门挥军入寨。寨长哭求王兆奎先通知滇军再说。滇军刚由南墙撤走，即被川军射击，颇受损失。后滇军在自井将李梦麟井灶全封，并在威风庙对山架起大炮，扬言要剿平三多寨。经议员廖绪初说情，许以花盐五百载（每载1170担，值银八十万两），又经靖国军的张鹏翼（筱波）出面交涉，始由富顺滇军金汉鼎旅长同意，赔偿花盐一百载了事。

这一插曲仅仅是争夺战的序幕，直到1918年“靖国之役”，兵连祸结，战事又起，并内川滇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厮杀，内江百姓受害不浅。

1917年九月十二日顾品珍不甘败退，困守泸州，命令金汉鼎旅率一个团及本部滇军，即日出发，限三日内收复内江失地。十三日在白马庙与川军发生激战。十四日川军集结烂泥沟山地阻击滇军。十五日金旅冲过烂泥沟，直扑内江县城。守城的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是晚，李挽澜旅偷渡过江，占领城郊的三元山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西门外川军亦乘胜猛攻，川滇两军战斗惨烈。城内因受李旅炮轰，威胁很大，金旅遂组织敢死队一排，每人奖银十元，拼死强攻三元塔下大炮阵地，李旅被迫退走，内江城又落滇军手中。

由于内江城三面有沱江环绕，守城部队，形成背水之阵，只能速决，不能久战，川军虽退出城外，仍在外围环攻不已，滇军势难久守。顾品珍乃决定放弃内江另作图谋。九月二十二日，顾品珍下令分路撤退，一路经自贡退向宜宾（叙府），一路经富顺退向泸州。

1917年十月金汉鼎旅退到凌家场，拉夫、派款、要粮，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滇军重兵驻三多寨东门，又以一团兵力驻薄多岭罗一成糖房，应家湾、鸡爪山一带，防守南门。另一营占据徐家山，准备在必要时打进三多寨向寨内财主筹集“开拔费”，实现“打启发”的发财梦。

川军三师十一团、十二团分属张鹏舞、李挽澜旅，在王兆奎的参谋部署之下，穿捷径，走小路，从读书台，瓦子坝直插制高点鸡公岭，夜晚进入北门，居高临下，凌晨发起攻势，滇军驻地老寨子、薄多岭被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九月二十六日唐继尧电悉顾品珍败退，大为震怒，命令顾品珍不惜一切代价霸占四川。1918年一月刘存厚与滇军在泸

陈家沟安仁寨团务记略

邓 湖 滨

一、建寨时间：陈家沟距高梁镇五华里，地属陈姓故又名陈家沟，左右悬岩，有东西二山，形成深沟夹谷，无水田，多乱石。清代中叶，李永和（短辫子）、蓝朝鼎起义军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会师富顺牛佛渡时，当地陈、邓、张三姓首倡建寨保乡取名安仁寨，以共避“匪乱”。全寨以大条石垒高，宽约三华里，四门围墙约高一丈，独东门以地势较低墙高二丈。墙垣多设垛口，备有“滚木擂石”，并置土炮二门，称“大元帅”与“二将军”。还有“劈山炮”、“鏇子炮”，以及无数乱石、火药、铁砂子，刀、矛、鸟枪等防“匪”武器。（注）

二、入寨条件：寨民多系地主，极少小商贩。建寨前预交修建费，户籍必须在高梁镇境内，始准入寨划地建房，不得争宽嫌狭。寨内原无水源，开采建寨条石时即预行计划将石厂保留蓄水，利用天花水供寨民食用。东门外有一四方井可作饮料水，但匪警防卫时如被围过久只能饮用污水。寨民平时生活食物大都自给自足，日用品须到高梁镇购买。

三、寨内组织：公推寨主一人，下设甲长，每甲十户。寨上武装有大队长、小队长，制定条约共同遵守。陈家寨南门、西门地势高耸，东门、北门长期关闭，并加杠锁。寨距高梁寺三华里，上下山路径两条，从西山、东山可望见高梁镇街房，石板大路、梯坎，行走方便。平时组织四十名青年朝夕练武。最初聘请武术教师武艺平常，寨民中有吴机匠精拳术，不愿说出姓名，自愿任教，寨内青年十分尊敬他，一致称为吴师傅。一年后武术成绩十分可观，四十名青年都学会了刀、矛、棍、棒、弓、剑，武艺无一不能。后吴机匠不辞而别，不知所终。

四、战绩一斑：吴机匠艺高人胆大，能独战四十名学生环攻，持矛应战，面不改色。站在缸底，左右逢源，四十件武器不能伤他毫发，赢得全寨人赞誉。李辫子起义军虽在寨下面喊声震天，终未能进寨，只将寨外民房烧光而去。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内江县土匪大乱，高梁、白鹤两地团总无人担任，当时县知事龚泽墉正在松柏寨打棒匪，亲身率警乘轿来到陈家余家寨河堰，命令寨内邓树藩下寨任高梁镇团总，并命他组织团练武装严办匪徒。陈家寨有步枪十五枝，高梁镇场上有步枪十五枝，组成三十名团防队。

土匪郭贵廷带领匪徒百多人围攻陈家寨，郭贵廷匪部住北门对山，用木楼梯爬寨墙，被“滚木擂石”打伤打死不少。上月初一日的早晨，郭贵廷匪部在南门外鸣枪攻寨，寨内垛口

州开战，一月九日熊克武在重庆组成靖国各军，二月五日滇军入内江。从此四川陷入川滇军阀混战灾难之中。

薄多岭的弹痕早已消失，但是当年凌家场上万寿宫的滇军伤兵担架呻吟之声却令人难忘，至今还在场边水码头干田里埋着川、滇军士兵的盈野尸骨，据说那就是一直被人们喊做的“万人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邓玉高开枪击毙匪徒一人，后邓玉高被林中伏匪偷袭中弹殒命，寨上立有石碑记邓玉高殉难事。由于郭贵廷匪部包围数日不去，又在北门对山修筑土坎造成严重威胁，寨长邓树藩决定用二将军大炮猛轰，打伤郭匪部七十余人，始鼠窜离去。

荣昌县巨匪邓鹏程，率领匪徒二百多名，围攻陈家寨。竟敢在高屋基晒坝大摆赌场，被寨上发现，用罐子炮击毙三名匪徒，重伤十余人。匪徒怀恨，竟将高屋基大瓦房全部烧光。

离高梁镇三十华里的大佛场，土匪公然开席摆宴，杀猪宰羊。邓树藩派团防队前往包围，当场捕获匪徒三十多名，除一部分关押审讯释放外，在高梁镇处决十一名（斩首九名，枪决二名）。盘踞杨家场、石子镇的匪首刘钱盘，盘踞安岳及内江边界的匪首赵二黄，白鹤场潜逃匪首唐百千，均先后被邓树藩的团防队击退。

注：劈山炮又名罐罐炮，亦称罐子炮。形似鸟枪，重约二三十斤。枪尾有木柄，枪身全长约五尺，木柄略微弯曲，装有“火鸡弓”引火。下安炮座，可以旋转。火药三四两，铁砂子五、六两，装入高六寸，径一寸五的铁罐内，有火眼接连引线。用竹竿点火，以免伤人。射程约二、三百米。“大元帅”又名“千斤大炮”，“二将军”较小。内装瓦片，铁砂，铁块，火药、石头。火眼内安竹茹作引线，枪身粗重，前小后大，固定在炮座上，不能旋转，但射程较远，威力极大。

▲邓湖滨老中医，现年七十八岁，安仁乡人，早年曾师事全国名医南京张简斋老先生。

（上接12页）

续 表

时期	驻 军 番 号	知事(县长)	到职 月	到职 日	离职 月	离职 日
1945年	79军194师龚传文部驻内（149旅参谋为孟祥林）	县长黄希濂	5		1947年2	
1947年	青年军203师驻内，420团驻县（第三营驻白马庙）。	县长李之青	2	17	1949年7	
1948年	成立自卫队，三十一师师长李我过内					
1949年	72军刘展绪部驻内	县长陈锡周	7	至解放		
	44军349师余农治部驻内					

（白马、宗承整理）

内江县民国时期(1911—1949)驻军及知事(县长)一瞥

时期	驻军番号	知事(县长)	到职 月	到职 日	离职 月	离职 日
1911年	巡防队后营南路城防队（汛防）	知县彭卓如			11	28
	端方率鄂军十六协之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过内	知县彭竹廷（韩文畦回忆）				
	内江县大汉军政署团练局标统罗瑞麟	署长谢绍濂（知事谢光晋）	11	28		
1912年	川军第一师周骏左纵队第一团第一营吴行光 靖难军司令第二团团长梁渡	监督萧由诚	1	8	10	7
1913年	靖难军第二团	监督叶春	去年10	8	2	2
	川军第二师刘存厚	知事严钟琛	2	3	9	9
1914年	川军第一师周骏	知事蓝世钰	9	10	次年	30
		知事刘崇伟	2	1	11	7
	北洋军四旅伍祯祥十六旅冯玉祥	知事谢树璧	11	8	次年2	13
1915年	冯玉祥离内赴隆昌，刘存厚退江安	知事冯藻	2	14	6	15
	周骏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五师	知事薛宜瑛	6	16	次年6	12
1916年	招讨军熊克武过内赴自井周骏败退	知事许行怿	6	13	7	2
	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雷飙。冯玉祥为四川讨逆军改为第五师驰龙泉驿	知事何宏济	7	3	次年2	30
1917年	黔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顾品珍与川军争夺内江	知事何泰道	3	1	5	18
	第三师钟体道步五旅龙光十团，张鹏舞十二团，李挽澜等与滇军争夺内江。	知事邹琳	5	19	8	1
	滇军旅长金汉鼎打退川军重占内江	知事何宏济	8	2	8	13
	滇军以靖国联军名义驻内江	知事郭湛	10	14	次年2	2
1918年	靖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李有新	知事陶天达				
	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顾品珍	知事龚泽墉	2	3	8	3
	滇军驻内	知事赵联奎	8	4	10	17
1919年	川军一师徐孝刚驻内（靖国各军）	知事张卓元	10	18	次年5	23
1920年	靖国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	知事田景兴	5	24	6	28
	四川陆军第一军第一混成旅但懋辛	知事刘鸿钰	6	29	6	30
	四川陆军第一军第一混成旅但懋辛	知事孟遐华	7	1	8	30
	四川陆军第一军第一混成旅但懋辛	知事徐鑫明	9	3	次年4	3

表

时期	驻军番号	知事(县长)	到职 月	到职 日	离职 月	离职 日
	防区制开始前驻军情况及知事姓名不详					
1921年	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防区制开始）	知事李澍	7	3	7	25
1922年	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部傅常（7月8日一、二军之战开始）	知事杨永清				
	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10月26日破除防区制）	知事田一葵	7	28	次年1	15
1923年	“牛碾米”川军混战开始。川军一军第七师陈国栋部段云琮驻内	知事刘美德	1	16	2	15
	川北边防军总司令刘成勋	知事毛树人	2	17	3	29
	川北边防军总司令刘成勋部下独立旅	知事朱枢	4	1	4	27
	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	知事李国屏	4	28	5	14
	陆军第二军军长杨森	知事杨裕昆	5	16	6	7
	川军总指挥赖心辉	知事鲁本竺	6	9	6	27
	川军总指挥赖心辉	知事张玗良	6	29	7	6
	黔军援川总指挥部下张允明	知事古德钦	7	7	7	8
	川军总指挥赖心辉	知事张玗良	7	11	11	25
	川军总指挥赖心辉	知事赖国藩	11	26	次年2	23
1924年	陆军三十一师师长陈国栋	知事蒲瀛	2	26	5	20
	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四川善后督办署委任）	知事稽祖佑	5	23	10	13
	四川边防军赖心辉	知事黄毓英	10	14	次年4	15
1925年	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何金鳌	知事蒋景龄				
	陆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王兆奎	知事秦良模	4	17	4	26
	陆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王兆奎	知事谢少康	4	28	7	25
	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树勋	知事周光德	7	27	8	1
	陆军二十八军邓锡侯第一师师长李其相部潘汉文	知事官卫民				
	李其相部属川黔联军总司令部（四川边防军总司令）	知事赵培臻	8	5	9	24
	陆军第二军第一师司令部王缵绪	知事杨润芳	9	25	次年5	2

续 表

时期	驻 军 番 号	知事(县长)	到职 月	到职 日	离职 月	离职 日
1926年	陆军第十六师司令部	知事郑良	5	3	8	30
	川康边防督办刘湘部王缵绪所属王泽浚团	知事陈可均	9	1	次年5	30
1927年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王缵绪部下	县长何树仪	4	1	次年5	16
1928年	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王缵绪	县长王道奎	3	17	4	10
	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王缵绪（五师委任）	县长何沛霖	4	11	11	7
	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王缵绪（五师委任）	县长张思聪	11	8	12	21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委任）	县长卢学涵	12	12	次年8	5
1929年	川东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魏辅臣驻内	县长魏宗晋	8	6	12	9
	二十四军第二师师长林云根驻内	县长何欣初	12	10	12	30
1930年	二十四军第二师李治旅驻内（四川省政府委）	县长何策襄	1	1	6	8
1931年	二十四军第二师林云根张志芳旅驻内（四川省政府委）	县长徐瀚	6	9	10	27
	二十四军第三师夏仲实师长李治旅	县长张仲铭	11	1	11	30
	二十四军李治旅（四川省政府委）	县长蒋三馀	12	1	次年11	16
1932年	国民革命二十一军（李治旅1932年11月止）	县长廖溥	12	1	次年6	15
1933年	国民革命二十一军第二师王缵绪部王泽浚、于洲旅	县长罗玺	6	16	次年11	21
1934年	内江县分区设署县设自卫总队（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驻内）	县长杨学渊	11	22	次年4	25
1935年	省设保安处县设保安中队	县长高汝箫	4	26	10	21
	乡镇设警备队县设义壮队。富隆内、资内威、安内荣大联防办事处成立	县长盛一晋	10	22	次年5	10
1936年		县长李文熹	5	11	次年5	9
1937年		县长陆维周	5	18	次年9	10
1938年	军政部第十四补训处张适今（世希）	县长罗崇礼	9	10	次年1	16
1939年	改组义壮队，自卫总队结束，设国民兵团部，县设兵役科。	县长谢明霄	1	13	次年8	16
1940年	改兵役科为军事科，设防护团。	县长仲健辉	8	17	次年6	30
1941年	军政部第一补训处（补充兵训练总处）郜子举驻内。	县长易元明	7	1	1945年5	
1942年	宪兵十二团、警备司令部驻军					

（下转9页）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伯礼烈士

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王远成　刘宗承

高伯礼同志，又名高山子，以母亲姓郭，曾化名高郭宣、郭朝栋、郭朝礼、郭煊。内江县华山乡土门寺人，1896年农历4月12日出生于一个乡村私塾老师家中。高伯礼同志，幼年随父就读，自小聪明好学，胆大超人。稍长，父亲高肇凯和一些人到贵州做生意，不幸在"立儿墙"地方被人杀害。噩耗传来，合家悲痛。高伯礼才十五、六岁，竟独自一人前去把父亲遗体运回华山老家安葬。随即统率全家，迁到观音滩场上做旅栈生意，两三年后，便离家去重庆，在远房弟兄高一伯处，当烟酒局调查员。未几，督军熊克武军败，烟酒局随之垮台。高伯礼又经高一伯资助介绍，以高山子之名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即中央政治军事校第一期）学习步兵。高伯礼在黄埔军校学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军校毕业同学录上，亲自题诗一首：

"纵横四海，气吞八方。
一人有志，邦家之光。"

充分表明了他青年时代就有胸怀大志。

1926年，高伯礼参加北伐，在革命军曾任过营长、团长。1927年，宁汉分裂，革命转移，返回广东，参加了著名的海陆丰及花县起义，继任团长。起义失利后，于是年底，由党派回四川，从事军运工作。1929年，又去至荣县，任中共荣县县委书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深受群众爱戴。又以其人高发稀，人们曾给他"铁头生"、"铁头和尚"、"光头和尚"、"秃将军"、"郭老表"等众多外号的美称。

1930年，高伯礼同志被派回内江任县委书记，化名郭朝栋，领导县委一班人认真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宣传革命道理，深入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县发展农协会员达三、四千人，吸收党员百余人。在华山、石子、杨家、平坦、观音、杨柳等乡，党和农协的组织都较健全、巩固。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并积极搞军事武装，千方百计掌握乡保民团武器，储备力量，等待时机，起义暴动。为了筹集革命资金，几次要变卖家里仅有的四十挑薄田，母亲为维持一家人生活进行阻挡，结果，仍说服老人将田土当给别人，把钱用于革命事业。在积极开展东乡农民运动和抗捐抗税及武装暴动的斗争中，公开发表"宣言"，张贴标语，引起了政府、军阀的注意。6月左右，由于叛徒的出



高伯礼烈士遗照

自贡市工会资料室供稿

窦，县委机关遭到了破坏，廖释惑等四同志被捕受害。当时，高伯礼同志正在平坦乡下工作，才幸免于难。是年7月，高伯礼潜往中共自贡特区汇报情况，留在特区。

1931年，高伯礼曾一度调回四川省委工作。1932年，省委为了加强党对自贡盐场工运的领导，又特派高伯礼同志任中共自贡中心县委书记，组织领导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1933年2月间，由于叛徒兰树江的告密，化名郭朝栋高伯礼同志，在自贡市长土被捕（同时被捕遇害的还有林芬芳同志），押解到富顺县监禁，敌人百般威胁利诱，均被高伯礼同志严词拒绝。最后被转解重庆二十军军部，刘甫澄为了“以昭炯戒，于1933年5月5日被其枪杀。在押赴刑场时，沿途高呼口号，喊得口角流出鲜血。壮烈牺牲后，又遭剖腹挖去心肝，其状极惨。1982年，内江县人民政府已追认为烈士，正式向其家属发给革命烈士证书。

一个老兵的回忆与自述

艾国英

我生于一九〇二年阴历十月初一日。地点，在四川省内江县田家区双才公社（原名便民乡），小地名邓家坪。我七岁时，就迁入内江县史家区富溪公社（原名田溪口）五大队三小队（小地名王家湾），我现在仍住在这里。

我七岁时一九〇九年，开始发蒙读书，一直读到二十岁，即一九二二年，整整读了十三年多私塾。一九二二年暑天，我与几个同学一起跑到成都去读书。到成都后，首先补习英语、数学，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正值边防军总司令赖星辉，在成都新开办军官学校招生，我去考进了。校名四川边防军军官讲习所，地点在凤凰山，学校共有四个学生队，其中有三个队属于赖星辉办的；另外一个队是喻培棣师长委托代办的，我就在这个队，全是公费。

喻培棣是内江人，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喻培伦大将军之弟。当时他是熊克武总司令、军长但懋辛部下第一师长，驻在重庆地区。学校原制定为一年半，刚学习不到一年，因战事发生，而提前毕业，分配时间是一九二三年上半年。

我被分配在喻师三团刘团长下当见习生，在团部听差遣。该团驻在长寿涪陵地区，我到差就在打战。交战对方大概是杨森部队，一边打来一边败，当时就派我到前站，找临时驻营地的任务。

本团退到大足后，战事告稳定就派我到乡间提收粮款，我有幸完成任务。以后经铜梁到遂宁，就调我到师部军需处，作收粮款工作。我在遂宁住了一年左右时间，在一九二三年底我押运物资到潼川时刻，当晚潼川城内，突遭奇袭，我脱险而出，部队和机关四处分散，我只好回到家中。

一九二四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内江结婚。妻子是康芸芳，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结婚后两个多月，即一九二四年端阳节，我在内江与几个同学，知道熊克武部队被打败挤到贵州遵义去了，正在收容旧部，于是我们四个同学，一同前往到了遵义，总部委我中尉副官。

我到遵义后，病了一个多月，师部驻在湄潭县，知道我们来了，就把我调回师部，后来又派我到旅部服务。在这期间，正在收容和整理部队，军粮军饷，全靠贩运鸦片烟，以作开支。不久间，部队转移到湖南湘西常德，此时已经是一九二四年的秋天了。

在常德卖了鸦片烟，发了军饷，又在那里招兵买马，扩充力量，派我下连当排长。住了几个月，到了冬天，我还记得下了一场特大的大雪。及后常德不能住了，只好在各省边地，绕道而行，经过很多困难，才到了广东省连山县星子街住定。在这期间，我生了病，周身无力而多汗，不但站不稳，连依靠着也不行，只好躺着睡着。病了一月多，好了一些，可以勉强行走了，但是没有力气。正在这时，我们的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军长但懋辛，师长喻培棣等……，到广州与国民政府领导接头，并且到黄花岗烈士墓前悼念之际，却被蒋介石遣

捕了，跟即派部队来收编部队。我们的部队，一来失去了领导，部队里又不统一，因而战斗力不强，所以一战即败。而我处在这时病虽好了些，走路尚感困难，哪能作战？但是，我们的部队是远道而来，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作起战来，就没有前后方之分了。我也跟着后卫部队走，还是跟不上，只有慢慢过拖了，最后收容部队停止追击，我走到天黑，才找到连队，第二天又领走了。我没有办法，才到连山县一个医院里去。部队走远了，收容的部队的官兵也来了，在收容人员中发现有一位边防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在他的帮助下，才把生活维持下去，到了广州，只好住在四川会馆，因会馆不出旅馆费，此时已是一九二五年夏天时间。

这时黄埔军校正在招收入伍生，我即往考入，编在第一团。学习时间定为半年，预定一九二五年底毕业。我在入伍生队，除了学习军事以外，经常阅读党的各种刊物，如《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响导周报》、《新青年》等，同时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政治知识，政治觉悟，迅速增长和提高，不久间，有个姓霍（郝）的同学，他是四川荣县人，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就成了双重党籍的党员。第二年三月二十事变（中山舰事件）以后，校长蒋介石对学生宣布，学生不准跨党，只能做单一党员，我就明确宣布，退出国民党，而确定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以前，黄埔军校的名称叫陆军军官学校。当时各军部办有军官学校，为了统一起见，各军学校，统一取消，只能办一个军校，为此把原来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地点在黄埔岛上，我们这期为第四期。我在入伍生毕业时，即考上步兵科军官团学习，团长张治中，当时的校长是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教育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秘书长邵力子，政治教官有恽代英、高语罕、廖划平……等人。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时，我同霍某同学，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课时，曾到吴玉章同志处，一同拜会吴玉章同志，因为霍某早已认识吴玉章同志。在会见中，他给我们青年人很多教育和鼓励。吴玉章是四川党委负责人，又是大会的秘书长，在我们还未毕业时候，曾到学校要了二十个学生，大部份是四川人，又是左派分子多，我是其中之一。

在军官团学习时，星期天就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讲课。毕业后，临走前，党组织曾召集我们讲今后的工作方法，分配我们来到武汉时被独立团长叶挺同志，把我留在该团工作，我任排长，在武汉东湖补充兵员和训练。因此我没有立即回四川，后来吴玉章同志到了武汉，听说有些同学未回川，留在叶团工作。为此事双方都有理由，最后征求本人意见，因此我离开该团，同另一个同学回川了。到了重庆报到后，即请假回家过春节，此时正是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春节前。

春节期间，我在家乡农村，接得内江县政府转来的通知，才知派我到资中王缵绪军长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我在该校任第四队队长兼军事教官。在那时有个同期同学名叫林绍修，他不是党员是左派分子，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我们无法工作，也就离开该校回家了，林绍修也走了。

夏天我离家到成都找工作，会见本期同学刘幼甫，他是党员，原是我们四川二十人之一。他先派到旷继勋团工作，该团有很多共产党员，旷继勋团长也是共产党员。我到该团担任营指导员工作，后来担任连长和副官等职。一九二七年该团先驻崇宁，后来又转移驻彭县，一九二八年又移驻成都驷马桥和凤凰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